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陈登原全集

12

陈登原 著



以前者言，歷代示兒編卷一云：唐書三編，則由事久矣。
刑部捷徑同，王私賄之傳，相告云曰：非礼也，弗藉。北宮鑄則齊
制，孟子曰：諸侯思其害己也，而留其籍。始皇刻尤甚焉。得無
籍，豈後有去籍，然後有其文也？一節一夕之校，我輩則獻疑於
見左傳，故公二年，北宮鑄之問齊徐，事見孟子，予章下於廟。由此
在齊以前，此國治人之輩，原已憎惡典章之有害其一尊之治。
嘉助建，以焚禁之先聲歟。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陈登原全集

12

历史人物评考

论文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登原全集:全 16 册/陈登原著.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 - 7 - 5540 - 0436 - 4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登原(1900~1975)—全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8576 号

陈登原全集

陈登原 著 本书整理小组 校点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电话:0571-8517698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翁宇翔 关俊红 徐晓玲

马樱滨 杨少锋

责任校对 余 宏

封面设计 刘 欣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520.5

字 数 8 2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40 - 0436 - 4

定 价 19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历史人物评考

陈瑒原

目 录

论孔子二三事	1
1. 他揭示了后胜于前、今重于古	2
2. 他透露了贵贱并非一成不变	4
3. 他主张了中国应当统一	7
4. 他是封建思想家的先行者	10
秦始皇评	13
1. 圣德与丑德之来源	13
2. 前史所以痛恶始皇之故	16
3. 论自尊自大及严刑峻法之其来有自	18
4. 论封建非秦所毁	21
5. 儒生与秦皇	25
6. 焚书之实在	27
7. 结 论	32
曹操评	35
1. 篡位者	35
2. 后世人心愈险	40
3. 曹公善能用士	44
4. 曹公丰度	50
5. 曹公艺文上之不朽	54

6. 前人论曹公者	58
蜀汉后主刘禅评	66
1. 论 蜀	66
2. 蜀中自古多衔璧	70
3. 蜀与汉	76
4. 论后主	81
5. 刘后主与诸葛孔明	87
6. 后主善用孔明	91
7. 此间乐,不思蜀	95
8. 前人论后主者	97
韩愈评	102
1. 文人无行,文人无用	103
2. 退之无非一文人	108
3. 原《原道》	113
4. 论《论佛骨表》	118
5. 平《平淮西碑》	124
6. 论《上宰相书》	128
7. 借势借誉	133
8. 韩愈与朋友	136
9. 前人论韩愈者	139
秦桧评	143
1. 本文之中心	143
2. 秦桧和议之事实	145
3. 北宋的外交政策	148
4. 论轻视武臣非自桧始	150
5. 南宋非和不可	152
6. 宋高宗之主和	157

7. 论岳飞与韩侂胄之死·····	158
8. 古人论秦桧者·····	160
韩平原评 ·····	163
1. 叙 引·····	163
2. 南宋多言恢复·····	165
3. 道学与恢复·····	173
4. 恢复与浪战·····	177
5. 符离前事考·····	180
6. 湖山清丽与恢复之艰·····	185
7. 开禧用兵胜负曲直考·····	189
8. 庆元党禁考·····	194
9. 道学诸公之苛吝与庆元党禁之宽弛·····	199
10. 平原好士 ·····	202
11. 私德论 ·····	204
12. 前人论平原者 ·····	206
金圣叹传 ·····	212

论孔子二三事

对于孔子，汉儒、宋儒似有不同的看法。

在汉儒看来，孔子有些地方似乎是个巫师。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参《论语·述而篇》），但在西汉通行的纬书，却说孔子的父亲和其母亲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而生仲尼”（《礼记·檀弓上》疏）。今文学的大师何休又在《公羊》哀十四年注道：“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殁，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化为赤鸟，化为白书。”何休是后汉时人了，足见终汉之世，“说经者多以巫道相糅，伏生开源，仲舒衍流”（章炳麟《太炎文录》卷二《驳建立孔教议》）。把孔子刻画成了一个巫师，未必不是汉儒的毛病。

宋儒呢？都把孔子打扮成了个人定的禅僧，或者不知人间何事的书呆。钟铨刻画得好，他说：颜元四十三岁时，“安州陈天锡来问学，谓程、朱与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议。曰：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乐，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或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服佩皆如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带，垂目坐如泥塑，游、杨、朱、陆者侍；或返观打坐，或执书咿唔，或对谈静敬，或搦管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硯梨枣。此二堂同否？天锡嘿然笑”（《习斋年谱》卷上“四十三岁”条）。颜元把入定的禅僧，不知人间有何事的书呆来品题宋儒，但是我们知道，宋儒原自标榜于深得圣门心传，可见宋儒曾将孔子打扮成了禅僧或书呆。

但孔子究竟是否如此呢？如果是，那末，在今天说来，孔子的地位，就不免和张道陵一般了，或者和程、朱一般了。这对于纪念孔子，是个可以商讨的问题了。

1. 他揭示了后胜于前、今重于古

《论语·述而篇》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据何晏的集解，老彭是殷时的贤大夫。在这里，孔子显然是“则古称先”的了，所以《韩诗外传》卷八也记孔子的故事：“孔子出游，见妇人中道而哭，其音甚哀。孔子遣弟子问之曰：夫人何哭之哀也？曰：向者刈薪而亡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薪而亡簪，又何哀焉？曰：非伤亡簪也，盖不忘故也。”凭着这个遗簪的故事，好似孔子不主张后胜于前、今重于古。但是董仲舒的说法恰好和韩婴成为对立。董仲舒说：“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知来者。”（《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根据董仲舒的意见，孔子所以有古的怀念，无非把它备作今的参考。

《论语·八佾篇》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谓“从周”，是对于殷商而言。对于孔子，周时尚是近世。孔子对于近世政治的注意，本来无可诋议，何况他对于西周、东周还有区别的看法。刘向曾经说过：“孔子生于乱世，莫之能容，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叹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①。”（《说苑·至公篇》）不为夏商，不为西周，而单取与伊较近的东周，还能说孔子是荣古瘁今的么？所以钱大昕甚至把“从周”和荀子的“法后王”混为一谈。钱大昕说：“孟言先王，荀言后王，与孔子从周之义不殊。”（《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此说不为无据。

何况某些地方的记载，孔子曾宣示了周道的衰歇？刘向《说苑·君道篇》曾引“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所谓周道衰歇，在董仲舒的说法，即是孔子主

^① “吾其为东周乎”见《论语·阳货篇》。东周的解释，据刘氏《正义》卷二〇。

张必须改制。《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篇》写道：“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仲舒由孔子的撰作《春秋》，看出孔子对于后先的态度，对于今古的态度，应是恰如其分。

从前虽有孔子删《诗》定《书》的说法，经学家曾纷纷聚讼，这里不必多说。但孔子曾作《春秋》，并且重视他所作的《春秋》，则是并无问题。司马迁曾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何休也记孔子曾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何休《公羊解诂·序》）但是孔子于今古先后的态度，在《春秋》里是如何表现呢？

《公羊》隐元年传：“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由此可见，孔子对于他自己时候的古史，曾持了疑以传疑的态度。董仲舒也曾说过：“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者，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者，君子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篇》）“杀其恩”三个字，并无一定的解释。但所谓“所见”六十一年，则充分宣露了孔子对于今史的态度。今存的《春秋》，上自隐公元年，讫于哀公十四年。《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死于哀公十六年四月，离开了他所写定的历史时间，前后不过两年。试以后代撰史的情况推论：除了《史记》的情况不详之外^①，班固写《汉书》，《汉书》的前后断限，距作者本人之死已有六七十年；司马光《通鉴》的最后断限，距作者本人之死也有一百二三十年。要跟《春秋》一样，绝笔在生前两年，在史书编纂上，这倒是罕见的。

总的说来，从《春秋》的编写，结合那些因往知来、吾为东周、周道已亡、王者改制等等的传说，似乎有理由说孔子曾经揭示过后胜于前、今重于古。姑且不举《礼记·礼运》所说孔子对于现实和将来的理想，光举《说苑》也就够了。“孔子北游，东上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从。子曰：各言尔志。子路曰：攘地千

^① 参殿本《史记》卷一二《考证》，据《十七史商榷》卷一“迁字子长”条所考，《史记》断于武帝太初，马迁卒于昭帝初年，则《史记》最后断限，距作者本人之死，当为十五六年。

里，独由能耳。子贡曰：陈说白刃之间，解两国之患，独赐能耳。颜渊曰：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锻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如此，则由何愤愤而击，赐何仙仙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说苑·指武篇》）把人类社会的乌托邦说为他们师弟的理想世界，也可看出孔子的后胜于前、今重于古的乐观态度，而不是仅仅致叹于黄帝、尧、舜的“神圣祖伏”。

2. 他透露了贵贱并非一成不变

孔子对于前后今古的看法，并不主张荣古瘁今，有如上面所述。孔子对于贵贱等级的看法，也不是以为一成不变。

《公羊》经师的说法：“天欲鲁以孔子代三家，灾两观、桓僖公亳社以示之意。”（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三《乡兴贤能论》）这揭示了孔子对于贵人蟠据上层的不满，也揭示了孔子自己的身份。

孔子当然是没落已久的贵族的子弟。《论语·子罕篇》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鄙事”是什么呢？刘宝楠说：“夫子少贫贱，故能为鄙人之事。鄙即是贱。”（《论语正义》卷一〇）鄙人是什么样子的呢？《荀子·非相篇》说：“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杨倞注：“鄙人，郊野之人。”依此，《子罕篇》里几句话的内容，可以解释为孔子多方面地能干乡下佬的事情。即使乡下佬并非即是农民，但也表示着他对劳动人民是曾经有所接近。

再退一步说，孟子也曾说过：“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赵岐注：“委吏，主委积仓庾之吏。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刍牧。”（《孟子·万章下》）孔子曾当仓库的保管人员，曾当畜牧的饲养人员，对于多能鄙事，又是一个旁证。

他虽然逢着贵人们做他的老师，如周之老子、卫之蘧伯玉、齐之晏平仲、鲁之孟公绰（《孟子·万章下》）。老子自是出身不曾高贵，不过周朝公家书库的保管员（《史记》卷六三《张汤传》索隐）。但伯玉也好，平仲也好，公绰也好，都是当时在位大夫，其为贵人，自为无可怀疑。《礼记·乐记篇》说：“惟丘闻之萇弘。”萇弘是什么样的人呢？郑氏注：“萇弘，周大夫。”

周旋于贵人之间，想从他们那里叨教一些学问，当时曾有人说为寒酸相、小家气。《论语·八佾篇》写道：“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这近似于一个人去了皇家博物馆，东张张，西望望，随时随地提出了看而不懂的问题，十足地呈显了他自己的“鄙人”的身份。司马迁也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布衣之与鄙人，有时候是同义的名词。

周旋于贵人之间，他可不曾沾染傲然自大的贵人脾气，这就表现在他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篇》：“有教无类。”皇侃的旧解，说是“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论语正义》卷一八）这可看出孔子对于教育方面贵贱等级的态度了。

所以他的学生很多，据朱彝尊之所考证，孔子的弟子，鲁国有四十七人，宋国有一人，郑国有一人，薛国有一人。别的尚不足为奇，所可奇者，吴国也有一人，楚国也有二人（《曝书亭集》卷五六《孔子弟子考》）。在当时，吴、楚是无诗可采的地区（顾炎武《日知录》卷三《楚吴诸国无诗》），曾被人呼为蛮夷。但是在孔门，居然有不远千里，负笈相从的吴人、楚人。在这里透露了孔子对于华夷的看法，也透露了对贵贱身份的看法。所以刘向曾说：“东郭子宪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说苑·杂言篇》）所谓“杂”者，当指杂有身份并不货贵的弟子。

具体说来，孔子的门下自是种类繁多，流品纷杂，又可说明孔子对于贵贱的看法。

孔子弟子固有“家累千金”的子贡（《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传》），他是富人；又有孟僖子之子南宫敬叔（《曝书亭集》卷五六《孔子弟子考》），他是贵人；但也有贫人寒士，甚至大盗。

例如颜渊父子。《论语》曾说，颜渊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饮”（《论语·雍也篇》）。《史记》又说颜回死后，他的父亲颜路家贫，“请孔子车以葬”。集解引孔安国曰：“卖以作椁。”（《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传》）足见颜渊是个贫人。

例如卜商。刘向说：“孔子将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盖，可以行。孔子曰：商之为人甚短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违其短，故能长久。”（《说苑·杂

言篇》)足见卜商是个寒士。

例如子张和颜涿聚。《吕氏春秋》记道:“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由是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吕氏春秋·劝学篇》)如果《吕览》所说是实情的话,更足见孔子在吸收弟子的时候,对于贵者贱者,曾经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

子张是“鄙人”。“鄙人”可以训为贱人,也可以训为农人。孔门弟子有否从事稼穡的农人呢?这主要要看孔门高弟樊迟的身份。

《论语·子路篇》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接着,孔子便以“小人”称谓了樊迟。关于这事,历来就有各种说法。朱子说:“樊迟请学稼,当时自许有一种说法,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及君民并耕之类。”(《朱子语类》卷四三)如果樊迟的身份同于种粟后食的许行(《孟子·滕文公上》),那么樊迟当是农人了。毛奇龄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此亦时近六国,几有后世神农者言之意。古者凡治穡事,皆指小人。《书·无逸》:知稼穡之艰难,则知小人之依。”(毛奇龄《四书臆言》卷四)说小人是治穡事的人,那么,樊迟又当是农人了。刘宝楠说得更妙:“当春秋时,世卿将禄,贤者多不在位,无所得。故樊迟请夫子学稼学圃,盖讽子以隐也。”(《论语正义》卷一六)如此说来,这位大弟子曾有拉下老师归隐躬耕的气氛。其为同情农民可以确然无疑。

曾如《论语·微子篇》所说,孔子曾经被人嘲笑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是他的门下,曾有贫人,曾有寒士,曾有大盗,曾有至少是同情农民的人物。这可不反映了他吸收门徒的标准?可不证实了他的“有教无类”的说教?可不反映了他对贵人、贱人的看法?如果采持《汉志》九流出于王官的论据,孔子是不是从贵人方面取得了学术之后,“有教无类”地传给各式各样的人物,倒是个值得考究的问题。

荀子在《王制篇》写道:“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成于礼义,则归之于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大夫。”荀子当为承受孔子的衣钵,他主张了贵贱并非一成不变,恐怕是发展了孔子的说教,把孔子对于吸收门人弟子的具体的做法,在登用人才的问题上想加以理论化。

3. 他主张了中国应当统一

孔子对于门人弟子的收罗，并不秉持吴人、楚人的儒见，这里面已经可以看出孔子不曾持有地方主义了。因此，孔子对于周公的想念，与其不曾荣古瘁今的主张，也不至有所矛盾了。因为在孔子看来，周公虽是古人，周公倒是大一统的象征。

《论语》里时常提到周公。《述而篇》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先进篇》又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离开周公，业已五六百年。古代没有照相传真，孔子不能昼有所感，为什么能够夜来入梦？周公的资产，和季氏的资产，孔子都没调查统计，孔子为什么能说甲富于乙？想来，周公有他的一定的政治地位，因为周公在古代的传说里，常常被传为有作为的大一统的王者。例如伏生《书传》曾说：“帝命周公践祚，朱草畅生。”（《太平御览》卷八七三引）又如《小戴·文王世子篇》说：“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践祚而治。”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又曾即真践祚，足见周公在传说中是大一统的王者，而不仅是一个鲁国诸侯的上世。

孔子是鲁人。孔子希望以鲁为中心而达到当时的中国的一统，当然可以理解。《说苑·君道篇》曾记“周公践天子之位，有德施惠，远而愈明”。司马迁也说：“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史记》卷三三《鲁世家》）鲁有天子礼乐，是为了周公；周公之德又是远而愈明，这又显示着周公与大一统的传说有关。刘宝楠说得好：“周公成文武之德，政治太平，鲁为周公之后，故夫子言余鲁何适，又屡言从周。其修《春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与周公制作之意同也”（《论语正义》卷八）正惟其要成“一王之法”，所以孔子不怕荣古瘁今，而梦想周公。他非但梦周公，孔子兼梦想文王。《吕氏春秋·博志篇》说：“孔子、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是其精。”所以紫之梦寐，无非表示孔子有因鲁继周的想法，也就是对于大一统的企念。

或许对于周公，孔子有取于其制礼作乐，所以梦寐想往。但如管仲，其人

本来并没有崇高的道德，光为了中国应当统一的意愿，孔子也把他赞扬了。从此又可看出，他的称许周公，决非因为他是古人。在孔子的时代，管仲是今人，关于应当统一这一点上，孔子是不薄今人重古人的。

《论语·八佾篇》说：“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对于管仲的反对，只为他有三归，有反坫，树塞门，只为管仲的势并齐君，不合于孔子的一统的企愿。

在其他方面，孔子就竭力主张管仲了，就全面称许管仲了。在削夺藩封一方面，他曾经主张了管仲。《论语·宪问篇》说：“或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何晏集解：“伯氏，齐大夫。骈邑，地名。夺伯氏食邑三百家，使至疏食而没齿无怨言。”削夺藩封，与孔子弟子仲由堕鲁三都，举措上当然类似。因其为一统具备了条件，所以孔子也就主张了管仲。《宪问篇》又说：“子路曰：桓公杀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篇》又说：“子贡曰：管仲非仁者欤？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伯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为中国的统一具备了条件，所以孔子也就称许了管仲。因为齐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主张了管仲，称许了管仲，这又是对于大一统的企念。《说苑·善说篇》又曾记道：“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夫子何以大之？子曰：召忽者，人臣也，不死则三军之虏，死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仲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为了中国应当统一的企念，孔子把管仲说为天子之佐，而于觊颜事仇这一点，居然看做小事细节。

他曾经主张堕鲁三都。《史记·孔子世家》曾说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集解：“三都，三家之邑。”《左传》定公十二年也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

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追之，二子奔齐。”杜氏注：“仲尼时为司寇。”削弱三家正为鲁之统一创造一些条件。

不仅要求鲁之统一，并且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一些理论。

例如对于泰山的讴歌。《史记·孔子世家》曾记：“孔子病，因以歌曰：泰山坏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在这里也显然把泰山作为统一的象征。因为孔子曾经“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司马迁又曾说过“自古受命帝王，未有不臻乎泰山者也”（《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孔子对于泰山的讴歌，又见了他的中国应当统一的想念。

例如对于北辰的取譬。《论语·为政篇》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对于北辰的取譬，可不是又在说中国应当统一。

例如对于大一统的主张。他在《春秋》隐公元年春曾书“王正月”。公羊为此作传：“曷为先言正，后言正月？王正月也。曷言夫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也曾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汉书》卷六四《董仲舒传》）大一统的口号，又在说明孔子主张中国应当统一。

他觉得周王的“王”的名义，不足以应付现实的时世。因此《春秋》僖公二十四年，他大书了“天王出居于郑”；僖公二十八年，他特书“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推演其义：“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顾炎武寻绎其文：“《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称天王。以当时吴、楚、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赵子曰：称天者，以表无二尊。是也。”（《日知录》卷四）“天王”两字的提出，与秦政统一中国之后的自称皇帝，同样地象征了中国应当统一。《论语·季氏篇》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是同样意义的。

后人对于孔子的传说，想来不是偶然。《史记·孔子世家》说：“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反对：“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

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刘向也说：“楚昭王召孔子，将使执政，而封以书社七百。子西谏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诸侯有如宰予者乎？长官五官有如子贡者乎？今以孔子之贤而有书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遂止。”（《说苑·杂言篇》）说孔子具有真王的条件，这传说不是偶然的，应当和他的主张中国应当统一有关。

后人称呼孔子为“素王”，想来也非偶然。《春秋纬》说：“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世也。”（《文选》卷一四《幽通赋》注引）《论语崇爵谥》说：“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文选》卷二九《思友人》诗注引）谥纬流传于西汉之世，可知西汉人已把孔子抬为“素王”。《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赵岐注：“《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孟子·滕文公下》赵岐注）郑玄《六艺论》说：“孔子当西狩获麟，自号素王。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左传》序孔颖达疏引《六艺论》）说孔子具有假王的名号，这传说也非偶然，应当和他的主张中国应当统一有关。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孔子并非片面地主张复古，他所以提到周公，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他所以褒称管仲，又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他所以堕鲁三都，讴歌泰山，主张大一统，称周王为天王，都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和他今重于古的主张，贵贱并非一成不变的理论，彼此之间可以联系为一个单元的。

4. 他是封建思想家的先行者

不仅如上所说，他揭示了后胜于先、今重于古，透露了贵贱并非一成不变，主张了中国应当统一。还可以说，孔子对于落后的奴隶社会，曾经有所反对。

第一，他并不贱视奴隶。《论语·微子篇》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由此可见，当了奴隶，孔子并不以为贱人，而且仍然以为有着仁人的资格。